

读客 公务员读史 005

写了21年 心血力作

汪衍振 著

左宗棠发迹史

老是稀里糊涂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!

上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读客



左宗棠发迹史

老是稀里糊涂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！



汪衍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宗棠发迹史 . 上 / 汪衍振著 .

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, 2010.7

ISBN 978-7-5452-0701-9

I . ①左… II . ①汪… III 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1054 号

责任编辑 : 吴 迪

特约编辑 : 王楷威

版权提供 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: 读客图书

书 名 : 左宗棠发迹史 . 上

著 者 : 汪衍振

出版发行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 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: 16

版 次 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52-0701-9

定 价 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四十岁还在考进士，但没考上 /1

望着左宗棠的背影，张亮基忽然苦笑一声道：“这个左季高，天生不是个做官的料！可惜了这个人！”

依照常理，密保单出了差错，上奏的人追究也可，不追究也可，对密保的人来说，都应该对上宪的保举表示出感恩戴德的姿态，还要称颂一句“沐恩”。但左宗棠偏偏不按官场的规矩办事，这就不能不让久历官场的张亮基心生感慨。

第二章 乱说话却帮了领导大忙 /28

左宗棠长叹一口气道：“大人的美意下官谢了。何况，下官的头上虽有个五品顶戴，但尚未进京引见，不知会指派何省候补。大人把一个未明确省份的官员调来调去，上头不会同意的。”

第三章 死脑筋能干成事儿 /56

经此二旨，左宗棠的名声总算大了起来。各省督、抚乃至各路统兵大员几乎都知道湖南幕府有个左宗棠，是个才学过人，却又无意仕进的能员。

第四章 命悬一线抓住救命稻草 /85

郭嵩焘答：“皇上圣明，据臣观察，左宗棠并不是固执己见的人。骆秉章的话他自然要听，但江忠源、曾国藩、塔齐布，甚至微臣的话，他也听。他实在是因为太懂兵事，又看不惯一些庸员敷衍办事，这才遭人议论。”

第五章 仕途第八年，迎来重大机遇 /111

十几日后，朝旨飞递安庆和广信两地，朝廷对曾国藩所请，无一例外全部答应了下来。接到圣旨的当日，曾国藩抚须对座中的一班幕僚说道：“把浙江军务交给左季高，本部堂大可放心了！”左宗棠接旨后泪流满面，欷歔不止。他一则感于曾国藩的全力推荐和信任，一则感于朝廷对自己的浩瀚隆恩和无限重托。

第六章 左宗棠让胡雪岩去搞钱 /136

一百万石粮米和五万斤用盐在军兵的押送下，陆陆续续抵达婺源，红光满面的胡雪岩一身轻松地到巡抚衙门来向左宗棠交差。左宗棠单把胡雪岩请进签押房喝茶，他要和胡雪岩商量一件大事情。

第七章 最笨升迁之道 /165

李鸿章聪明过人，接到圣旨便窥透了内中的玄机；左宗棠虽然脸上的胡须比李鸿章多了许多，但官场阅历却不如李鸿章丰富。何况，左宗棠心性直率，做事从来都是从大处落笔，不爱计较私利，是当时的大清官场上的君子，可以说是凭借最笨升迁之道，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

第八章 做官第十一年，官至一品 /194

当晚，左宗棠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宴，庆贺浙江全省收复；由左宗棠亲笔草拟的收复杭州的红旗捷报，也于当日拜往京城。随红旗捷报同行的，自然是长长的一串保单，和阵亡将士请恤名录。

第九章 稀里糊涂得罪恩人曾国藩 /221

左宗棠见到这道圣旨后，无异于晴天遭遇了霹雳，险些晕倒在地。

第一章

四十岁还在考进士，但没考上



初入官场

咸丰二年（公元1852年）五月十九日，太平军离开广西，一路攻城掠地；十月，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，统率先锋部队挺进湖南，随后迅速开始攻城，尽管守城的清军拼死抵抗，长沙城依然岌岌可危。

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深夜，激战了一天的长沙城已经进入一天当中最宁静的时刻。弥漫了一整天的硝烟正在散去，刺鼻的血腥味儿也明显淡化。围攻长沙城的太平军将士已全部返回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大营歇息，在城墙下临时扎起的几座营盘里，只留有一千人马在监视城头的动静。守城的清军不敢有丝毫马虎，每过两刻钟，便有人登上城头巡视。

太平军的营盘分扎在长沙城南、东、西三面，城南妙高峰是主营。城北是湘江，清军在这里布置了五千余兵力；江对面，驻有绿营的三个营。湘江现在成了出入长沙城的唯一通道，也是守城清军重点防守区。

夜幕下，五十几人簇拥着一位身穿常服、身材清瘦的人，悄悄走出北门，登上了停泊在江面上的一艘官船。

官船很快起锚，呜呀呜呀地向湘阴方向驶去。离开长沙的这个人，是上任不久的湖南巡抚张亮基，他冒险出城，是要到湘阴去见左宗棠。

此前有好几个人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，说左宗棠是当世奇才，只

要他出谋划策，就能保长沙无恙。

关于左宗棠，张亮基是知道一些的，此人三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，四十岁还在考进士，但没考上。但是，抱着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心态，张亮基还是决定聘请左宗棠为自己出谋划策。

但让张亮基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两次派人赴左宗棠的居住地湘阴东山白水洞，竟然两次遭到左宗棠的婉言谢绝。这使得张亮基心生无数好奇，他不相信一介书生当真便有诸葛武侯之才，他更不相信把左宗棠请进幕府，便能解长沙之围。

阅人无数的张亮基决定亲赴湘阴，会一会这个左宗棠，若此人果如世人传闻的那样胸怀旷世之奇才，自己不仅要聘他人幕，还要赋予他一定的权力；若此人只会纸上谈兵，就要他好看！

张亮基叮嘱署江西巡抚罗绕典、湖南已革巡抚帮办军务骆秉章、湖南提督帮办军务鲍起豹好生护城，随后从亲兵营里挑选五十名有些拳脚功夫的武弁带在身边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太平军回营歇息的空当，穿上便服从北门登上官船，声称“自己要到卧龙岗去会卧龙先生”。

天将破晓时，张亮基已经到了湘阴东山脚下。再过一个时辰，太平军就要对长沙城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了，但他还是不想立即上山，而是尽情地呼吸着这里的每一丝新鲜空气。

就在这时，一人从远处山间的小路，向这里快步走来。此人拄着一根木棍，身后跟了两个伴当^①。到了张亮基的面前，来人对着张亮基一边施礼，一边道：“山人左宗棠给抚台大人请安、道乏。”

张亮基一愣，急忙细看左宗棠，见他五短身材，眼圆鼻直，脸色红润，下巴挂着一蓬黑胡子，讲话瓮声瓮气；身上披着件土布汗衫，左手拄根木棍，右手捏着把鹅毛扇子，眉宇间透着股方外人的傲气。

张亮基点了下头，随口问道：“左季高啊，本部院两次请你下山到巡抚衙门帮幕，你偏偏不给情面。本部院今日亲到东山，就是想问你老弟一句，你是看不起本部院这个人呢，还是瞧不上文案这个缺分啊？”

左宗棠微微一笑，施礼答道：“抚台大人容禀，山人不想入抚台之

①旧时指跟随着做伴的仆人或伙伴。

门也是有苦衷的。大人试想，您久历官场，门下的胥吏何止千万。长毛从广西一路打进湖南，攻城取县，势如洪水。依山人大胆揣度，大人眼下缺的是刀兵，而不是文案。请大人明鉴。”

张亮基冷笑一声道：“左孝廉^①哪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是没有看上文案这个缺分，本部院自然不能勉强于你。本部院在贵州时，常听胡太守说起你。如今长毛已困我省城月余，守城军兵已经疲惫，如长毛坚持困下去，长沙必失无疑。本部院今日赶来东山，就是想跟你讨教一句，如何才能解长沙之围？古人云：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’你左季高不仅是孝廉公，还是湖南出了名的乡绅，保省城无恙，也有你一份哪！”

左宗棠答道：“抚台言重了。抚台适才所言，分明是要陷山人于无地自容。不错，山人是读过几本兵书，但那仅是纸上谈兵而已。兵书有云：‘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’兵事瞬息万变，岂能墨守成规？山人在抚台面前信口雌黄，不知讲得对也不对？”

张亮基沉思了一下，又抬头向山上看了看，道：“季高啊，本部院赶了一夜的路，想找个地方歇歇脚。听说这东山有个卧龙冈，本部院想到那里看一看，顺便向孔明再讨教几个问题。季高你久居于此，想来对东山是很熟悉的了，你可知这卧龙冈在何处？能否引本部院一游？”

左宗棠一愣，随口问道：“抚台大人莫非是在说笑话吧？我已搬来这里三月有余，几乎对这里的一石一树皆知方位，但却不知有卧龙冈这个去处。”

张亮基哈哈笑道：“季高啊，你倒是个实诚人。东山没有卧龙冈，你就不能把本部院请到你的白水洞去歇一歇呀？”

左宗棠也笑道：“抚台的贵体肯屈尊舍下，这自是山人求之不得的事。只是房舍过于简陋，山人恐污了大人的一双贵足啊！”

张亮基一把拉过左宗棠的手，边走边道：“人皆称你为狂生，可本部院偏就喜欢你这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你快给老哥前面引路吧。长沙战事正紧，本部院可不敢把时光都浪费在你这里！”

左宗棠于是让同来的一名家人在前面引路，自己则把手中的木棍递给张亮基，这才一边上山，一边为张亮基介绍沿途的风景。

^①清时，人们习惯把举人尊称为孝廉。

左宗棠边走边用手指着远处的一棵大树道：“大人可曾看到那棵大树？那是山人的瞭望塔。山人每日都派一名家人在那里，无论山下发生什么事情，山人坐在洞中的屋舍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”

张亮基颌首道：“怪不得本部院刚到山下落脚，你老弟便来了，老哥现在想问你一句，你怎么就敢肯定我们这些人是官军而非长毛呢？你老弟声名远播，你应该知道，本部院想找你，长毛也想找你呀！”

左宗棠答道：“大人容禀。湘阴不失，长毛很难来到东山。据我所知，长毛此次若不能攻取长沙，便不会对湘阴用兵。所以，当家人报称山下来了一伙人之后，我就断定是大人无疑。何也？因为就湖南官场眼下来说，只有大人才有这种礼贤下士的胸怀。”

张亮基笑道：“季高啊，你不要抬举我。其实啊，本部院能来到东山，也不是什么礼贤下士，实在是闻够了长沙城里城外弥漫着的血腥味儿，想到这里开开心心地长出几口大气。对了，季高，本部院来湖南前，胡润芝太守曾对本部院说起过你，说你写过几篇关于兵事的文章，颇有见地，本部院此次能否一睹为快呀？”

左宗棠道：“大人万莫被润芝的胡言乱语所惑！山人写的那些东西哪算是什么兵事文章，充其量，是自己读兵书时的一点体会罢了。大人若不怕污了眼，到了舍下我就捧给大人指教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很快来到白水洞的屋舍前，却是一排十几间的大房子，门前收拾得齐齐整整。

张亮基驻足看了看，见大门两侧由石块垒成，虽非青砖砌就，但也贴着对子，很有大户人家气象。

大门两侧的对联是：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。”这时有下人飞跑过来打开中门，把张亮基等人迎将进来。

到堂屋落座，左宗棠安排家人布茶备饭，然后便把张亮基单请进书房说话。进了书房，张亮基看见书架上除了“四书五经”外，摆放最多的便是兵书战策之类的书籍，从《孙子兵法》到诸葛武侯的《将苑》，几乎应有尽有。

张亮基心里一惊，叹道：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！不是亲眼所见，本部院真不敢相信，在八股取士的今天，湖南还有你左季高这么一个人物！季高啊，你写的兵事大作该拿出来了吧？”

左宗棠笑了笑，随手在书架上翻了翻，很快便翻出一摞纸来。

左宗棠把这摞纸双手递给张亮基道：“请大人指教。这都是几年前写的，现在想来，有许多都不切实际。”

张亮基双手把文稿接过来，见起头明晃晃写着“料敌”二字，不由笑道：“还真像兵事大家呢。季高啊，你这字可是不同寻常，颇有岳武穆（岳飞）的神韵啊！”说完，埋首于案头翻看起来。

左宗棠悄悄退出书房，到厨下去看了一遭，这才又走向书房，见张亮基正看得入神，便小声说道：“大人，饭菜已摆上桌了，您老先将就着用一口吧。”

张亮基思索着抬起头来，先点了一下头，又犹豫了一下，忽然说道：“季高，你说这长沙能守得住吗？”

左宗棠想了想答道：“大人容禀。山人大胆以为，依长沙现有的兵力，长沙应该能守得住。”

张亮基随口反问一句：“若洪酋对长沙增兵呢？看洪酋的来势，可是对我长沙势在必得呀！”

左宗棠答道：“只要长沙城四个城门中能保证一个城门不被长毛围困，长沙便应该能守得住。大人试想，长毛是游寇，利速战不宜久战。只要长沙的北门不使长毛靠近，粮草就能运进城去。守城官军只要有粮草所依，军心就不会涣散。我之利，恰恰正是长毛之大忌。还有一点，大人也不可大意，就是被粤匪占据的妙高峰必须夺回！大人以为呢？”

张亮基忽然长叹一口气道：“季高啊，看长毛的架势，不把长沙弄到手是不肯罢休啊！长沙一旦失守，湘阴也难保全，你老弟这东山也就成危地了！季高啊，终老山林终非男儿善举，建功立业方显英雄本色。你呀，赶紧打点一下，还是随我进长沙吧。”

左宗棠深施一礼说道：“山人先谢抚台大人抬举。可是大人，湖南巡抚衙门人才济济，不可能缺文案啊！山人与其随大人尸位素餐，还不如在这洞中过几日清闲的好日子。山人在柳庄还有一份田产，读书人在乱世还能耕读逍遥，也不失为人间乐事！请大人先到饭厅去用饭，饭后山人亲自送大人下山。”

张亮基哈哈笑道：“季高啊，你老弟的心事，瞒得了别人，岂能瞒得过我？你不肯俯就文案一缺，不就是怕施展不开你的平生所学吗？这

里就你我二人，老哥今儿就索性把话说开，老哥请你办理文案，那不过是个掩人耳目，实际上是想让老弟帮着料理一下兵事啊！老哥赴任前，就已听人说起湖南‘三亮’。老亮罗泽南是县学生，也是你在城南书院时候的同窗，他现在正在湘乡帮着县衙门搞团练；小亮刘蓉也是足智多谋，可惜他游学在外。胡林翼胡太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‘湖南三亮，今亮最亮；只有今亮，能保长沙无恙。’季高，你这‘今亮’大可放心了吧？”

张亮基的一番话，直把左宗棠说得低下头去，口里连连道：“这都是哪个嚼的舌头？老亮罗泽南，弟子过百；小亮刘蓉，通古博今。他二人才真正是我湖南大才呢！我左老三年已届不惑，还不名一文，和他们两个比起来，我简直就是湘江水底的小虾小蟹呀！大人显然是被浮言所惑了！”

张亮基边起身边笑道：“好了季高，你也不要太过自谦了，我们赶紧去用饭吧。长沙战事正紧，我们得连夜赶回去呀！”

左宗棠于是不再推辞，忙着引张亮基到桌前用饭。饭后，左宗棠快速地将家事、农事向家人做了一番交代。

夫人诒端只是默默地命人为夫君打点随行衣物、书籍，侍妾张氏这时却道：“老爷，您老就一个人去长沙吗？贱妾一同进城早晚伺候您老可好？”

左宗棠笑道：“老爷我出山是去帮着抚台大人和长毛打仗，又不是游山玩水，带个女人成何体统！你只管在这里帮着上房料理家务，等我回来，论功行赏。”

张氏把左宗棠望了又望，不敢再言语，含着泪走向自己的屋里去。



退敌计

当日午后，左宗棠带着下人张升，随张亮基等人飞速下山，乘小船赶往长沙。

第二天，趁太平军尚未攻城的空当，张亮基带着骆秉章、鲍起豹、左宗棠三人，乘轿来到北门巡视防务。到了城头之上，张亮基用手指着湘江对岸的几座军营说道：“罗抚台今儿一早就带了四个营的兵丁乘舟到对岸驻防。江这边，还有抚标营四个营守着。”

骆秉章这时接口道：“所幸长毛兵力不足，总算给长沙留了个活口。否则，长沙可真就成孤城一座了。”

打扮齐整的提督鲍起豹这时把脸扬起老高，既不看张亮基，也不看骆秉章和左宗棠，一句话不说。他已经生了一肚子气，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像巡视城防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巡抚大人何以要带一名文案师爷过来呢？如果一名文案能带兵杀敌，替巡抚守护住长沙城，那他这一品提督可不就变成聋子的耳朵了吗？张亮基肯定是让长毛给吓糊涂了。

左宗棠这时忽然用手中的鹅毛扇指着江对岸的一座土山说道：“抚台大人，山上可有军兵把守？”

张亮基道：“那里有鲍军门的一个营驻守，为的是策应罗抚台。”

左宗棠想了想，道：“抚台大人哪，我记得这土山的背面脚下可是有老大一片树林哪，如果长毛从后面来抢这座山，可怎么办呢？土山的背面也应该放一个营过去。”

鲍起豹这时用鼻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左师爷，你说得轻巧，本提督的手里一共才有七营绿营。你这里放一营，那里放一营，总不济让抚台大人身边的师爷们来守长沙城吧？”

左宗棠一愣，尚未及讲话，张亮基冲着鲍起豹摆摆手道：“鲍军门，我们这是在商量对付长毛的办法，不是在斗气。左师爷说得不无道理，土山之上只放一个营是少了些，你一会儿就传令下去，把土山上的一个营分成两个，一个守正面，一个守背面。北门现在关系到长沙能否守得住，干系非轻，大意不得呀！”

鲍起豹气得胸脯鼓起老高，张了几次嘴却没敢言语。

几人从北门下来不久，守城清军便与太平军之间展开了争夺妙高峰之战。太平军把攻城部队一分为二，一半守妙高峰，一半向长沙城垣赶挖地道。

妙高峰是长沙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，只要守住妙高峰，太平军就休想靠近长沙南门半步。可惜妙高峰已被太平军占据多日。左宗棠到长沙当晚，便向张亮基建议，无论如何要把妙高峰夺回来。多一个出口，坚守长沙便多一分胜算。

长沙为湖南水、陆要隘，周十余里。城南距长沙城垣五里一带，有一大岭曰金盆岭，是通向湘潭的大路；东南黄土岭一带，有小路可通浏阳县；东北面之阿弥岭一带，是通浏阳之大路；东北面之广济桥一带，为往长沙县东乡、平江县南乡，及由古大路趋岳州捷径。金盆岭靠里，便是妙高峰、鳌山庙；紧靠长沙城垣的则是醴陵坡、蔡公坟、小吴门校场^①。

现在，长沙清军的守城方针是：力争夺回妙高峰，如果夺不回妙高峰，就集中优势兵力守住北门及湘江的北门段。

骆秉章按张亮基的吩咐到东门去督战，鲍起豹则到南门督战。鲍起豹为了给麾下将士壮胆打气，派人把城内湘王庙里的定湘王神像抬至南城楼，摆上供品，燃起香火，着人轮流守护，以求神灵庇佑。张亮基带着左宗棠在各门之间往来督战。

在城头，左宗棠对张亮基道：“大人，长此下去，长毛必向长沙增调援军。看长毛的攻势，对长沙是志在必得呀！”

张亮基叹口气道：“季高啊，本部院担心的也是这个呀！”

左宗棠说道：“在下料定，只这几日，长毛定要乘舟楫取我长沙北门，断我长沙命脉。听人传说，杨酋最会用兵，他只要来到长沙城下，一眼就能看出这步棋。”

张亮基苦着脸道：“本部院已几次上折请调援兵过来，可朝廷现在无兵可调啊。季高，设若长毛当真攻占了长沙，巡抚衙门当撤到哪里合

①旧时操练或比武的场地。

适呢？湘阴？还是湘乡？”

左宗棠眯起眼睛望着如蚁的太平军说道：“大人哪，长沙不能失啊！长沙一失，整个湖南必将糜烂，湖北也就保不住了。老话说湖广熟，天下足。长毛一旦占据湖广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人，为今之计，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湘江保住北门这条通道，才是上上之策。在下适才就想，长毛想图我长沙北门，非乘舟楫不能成事。我只要在湘江两岸广筑炮台，一见长毛舟楫便全力轰击，使其不能靠近北门，便可保长沙无虞。”

张亮基想了想道：“季高啊，长毛攻城不懈，官军如何能腾出手来修筑炮台呢？何况，我长沙现只有开花大炮二十门，现都安设在城头，虽然还有五十几门土炮，可威力太小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！”

左宗棠道：“大人容禀。据山人所知，开花炮打远不打近，小土炮打近不打远。为今之计，开花炮只能调到北门湘江两岸对付长毛舟楫，而城头则须换上小土炮。长毛攻城日久，军心必疲，小土炮正可发挥威力。长毛援军正盛，不用开花炮不足以将其打退。何况，用小土炮对付长毛的云梯，正是舍其短而用其长。大人以为如何？”

张亮基边点头边道：“看样子，能否守住长沙，关键看能否守住北门。只是，官兵坚守城池已疲劳过甚，如果再修炮台，恐怕是精力不济呀！”

左宗棠说道：“大人何不把湘乡及湘阴的团练调过来呢？据山人所知，罗泽南在湘乡练有团勇八百，湘阴有团勇六百。现在两县战事稍缓，长毛重心只在长沙。大人此时行文下去，长毛当不会察觉。”

张亮基想了想，道：“季高，这件事，本部院就全权委托你来办，你现在就回巡抚衙门，让文案行文湘乡、湘阴两县，让他们各抽团勇四百速来长沙应急，可派大船去接他们，你快去吧。”

八百名团勇很快来到长沙，当夜就被调派到北门的湘江两岸修筑炮台。炮台竣工后，张亮基一面着人把小土炮全部分架到三门的城头，一面悄悄把二十门开花炮移架到炮台之上。同时又采纳左宗棠的建议，重新布置兵力，将江西巡抚罗绕典所部调进城头驻防，把鲍起豹派出城去，并遣骆秉章随鲍起豹出城担任监军。

鲍起豹虽心生老大不满，却也不敢违抗军命。经一昼夜激战，妙高

峰不仅没有夺回，南城墙反倒被太平军炸开老大一个缺口，炸伤清军副将邓绍良以下二十几名将官。拂晓时分，太平军后路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，原来是江忠源率麾下楚勇赶到。太平军西王萧朝贵无奈之下，急忙亲自带兵乘舟楫来抢北门，想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。

两岸炮台守军一见，一面飞报鲍起豹、骆秉章二人，一面就向炮膛里填塞火药，只等令到，便点燃炮信。

鲍起豹很快传令下去，二十尊大炮同时开火，震得地动山摇。战船上的太平军将士猝不及防，一时竟然无法应战，纷纷落水。轰不多时，旗舰上突然飘起撤字令，各船很快撤出北门，飞速向妙高峰靠拢。

骆秉章一面派人给城里送信，一面对鲍起豹说道：“鲍军门，您老不觉得奇怪吗？长毛连岸都未登便撤退，长毛以往可不是这样啊！”

鲍起豹一笑，顺怀里摸出一尊金佛像来，说道：“骆大人，本提已料定长毛必派援兵图我北门，于是连夜去寺里请了尊菩萨过来。看样子，长毛不是惧我炮台，分明是被法力无边的菩萨给镇住了！长毛为什么攻不破南门？因为南门有定湘王啊！”

骆秉章没有言语，心里却骂道：“真是大白日说梦话！菩萨能镇住长毛，我这堂堂的湖南巡抚也就不会被撤任留营了！”

太平军重占妙高峰不久，江忠源便把长沙南门外最高的军事堡垒天心阁占领。围攻长沙的太平军阵地，硬是被能征惯战的江忠源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
正在城头督战的张亮基对太平军援军的突然撤退也感到不解。他快速把左宗棠传来，道：“季高，来援的长毛尚未与我交战便下令撤退，依你看，他们这是耍的什么诡计呢？”

左宗棠摇头道：“山人也对这事困惑不解。暗探怎么说？”

张亮基道：“暗探只有夜黑以后才能进城，这个时候，他们哪有机会呢？”

当晚夜深以后，暗探进城来报：北门一战，太平天国主将西王萧朝贵被花炮轰死！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即将亲统重军来为西王报仇。

当时，张亮基正同左宗棠商议筹饷的事，听了这话，不由惊道：“洪、杨二酋若亲来，所带之匪众不会少于两万人，何况，这个杨秀清最会用兵，我北门沿岸只有花炮二十尊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”

左宗棠想了想道：“大人且莫惊慌，我城中，除了一万守军外，尚能动用三万名夫役。请大人连夜传文下去，让每户必出一人自备器械到城头配合官军作战。凡出夫役者，可免一年的人丁；立有大功者，可优先保举，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除此之外，山人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。”

张亮基一面传文案进来起稿，一面又对左宗棠道：“季高，本部院料定，洪酋此来，肯定还要把重兵用在北门，以图困我，欲收全功。”

左宗棠道：“大人，城中不是还有一些滚木吗？”

张亮基一听这话，眼睛登时一亮，他击案道：“季高，你提醒得好！对，对付洪酋，就用滚木，让长毛的船既不能靠岸，又不能前行！季高啊，本部院以为，长毛全力图我湖南，这本身就是个败招儿。他怎么就不想一想，湖南可是有一个当今的诸葛亮啊！哈哈！”

张亮基笑过之后，连夜便行文全城，布置百姓参战事宜，又单调了亲兵营的三百人，连夜把城里的几千根滚木运到北门的湘江岸边。



撕破脸皮

三日过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二人果然率一万五千人分乘五十几艘大战船向长沙扑来。各船船头白幡招展，船上将士也都身着重孝，气势颇为夺人。援军顺江直奔长沙北门而来。

张亮基亲到南门督战，又专委左宗棠督办北门战事。

张亮基对左宗棠道：“季高啊，长沙能否守住，就看此役了！北门最关键，有劳老弟了！”

面对张亮基的如此信任，左宗棠只觉胸间有万千豪气在涌动。他双手接过令箭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大人请放心！季高在，北门在！士为知己者死，有何憾哉！”

左宗棠到了北门不久，洪秀全、杨秀清二人便率舰队蜂拥而至。

两岸炮台不敢怠慢，齐把炮信点燃，一时间，二十条火龙呼啸着轰向船队，打得湘江江面一片硝烟。

左宗棠急令军兵将滚木抛入江中，又调派了五百名弓箭好手守在岸

边，一旦太平军船队冲开滚木前行，即行放箭。

长沙城四门鏖战两昼夜，尸横城垣内外，护城河水已变成血红色，湖南省城仍牢牢地掌握在清军手里。

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被逼疯了，他一会儿向攻城将士传谕说天父皇上帝已经告诉他，守城的清妖即将弃城逃走，一会儿又说天父皇上帝马上就要降临长沙帮着天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洪秀全与杨秀清几乎施尽了全身的解数，但终不能撼动长沙一块城墙。

这时，清廷紧急调派的一部援军在广西提督向荣的率领下向长沙赶来，前锋马队五营离长沙只有五十余里。钦差大臣塞尚阿、湖广总督程矞采，也各督所部官军，从各自营地起程赶奔长沙救援。

暗探急报洪秀全，洪秀全脸色顿变，杨秀清也不得不停止念咒。两个人商议了一下，很快便竖起撤军大旗。长沙经八十几日的鏖战，终于解围。

向荣赶到之后，张亮基这才敢打开长沙四门，一边着令军兵清理护城河堆积的尸体，打扫战场，一边迎接援军。

张亮基一脸憔悴，他与向荣见过礼后，便拖着哭腔说道：“不是军门到得及时，本部院几乎不能再见天日！”

向荣慌忙道：“大人言重了！还是圣上英明，让大人来守长沙。若换别人，长沙早易匪手了！”

当日晚饭后，张亮基单独把左宗棠传进签押房密谈，动情地说道：“季高啊，这个省城解围的折子可就要麻烦你老弟起稿了，你就辛苦辛苦吧。”

张亮基分明是要试一试左宗棠的笔下功夫如何。左宗棠没有讲话，深施一礼后便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思虑起稿的事。

望着左宗棠的背影，张亮基手抚胡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湖南‘三亮’，今亮最亮，果然名不虚传哪！此人的前程，当在我之上！”

张亮基时年四十有六，江苏铜山人，字采臣，号石卿，一榜出身。张亮基从内阁中书做起，后外放云南，出任临安知府，复调署永昌，至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便超擢到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高位，成了封疆大吏，深得朝廷倚重。太平军进入湖南，接连攻城取地，湖南巡抚骆秉章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营效力，他则得以离开贫困的云南调补湖南巡抚